

思想与
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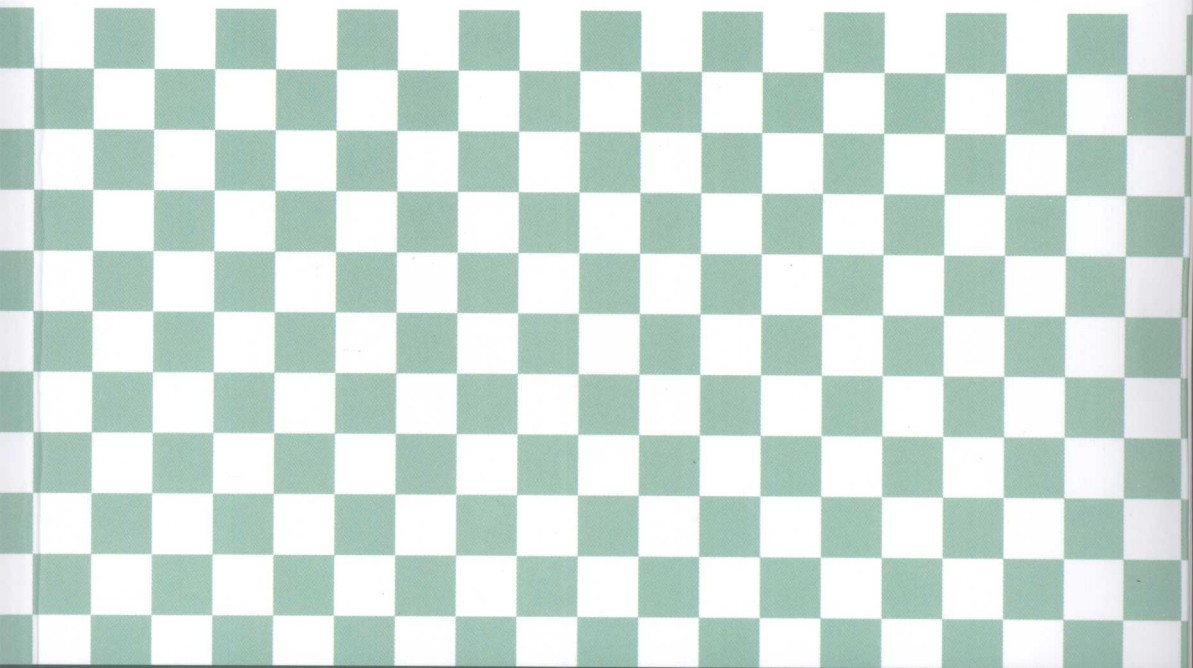
阎雪梅 译

〔法〕菲利普·尼摩 著

Qu'est-ce que
l'Occident ?

什么是西方

西方文明的五大来源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什么是西方

西方文明的五大来源

阎雪梅译

〔法〕菲利普·尼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Qu'est-ce que l'Occident ?

by Philippe NEMO

Copyright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4

“Les Sources du Libéralisme dans la Pensée Antique et Médiévale” from *Histoire du Libéralisme en*

Europe by Philippe NEMO, copyright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7—1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是西方:西方文明的五大来源/(法)尼摩著;阎雪梅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

(思想与世界)

ISBN 978—7—5633—7966—8

I. 什… II. ①尼…②阎… III. 西方国家—历史—研究

IV. K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078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14.5 字数:110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引言

1808年,费希特^①认为自己必须写一篇《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于连·邦达^②在1933年觉得自己有必要写一篇《对欧洲民族的演讲》。当今的地缘政治形势则可能再次呼唤某种诸如《对西方民族的演讲》的诞生。

这三种情形之间存在着相似性。费希特的演讲发生于拿破仑的入侵威胁到德国自身生存的时刻。邦达则在开始于1914年的“欧洲内战”威胁到欧洲自身存在的时候发表了他的评论文章。在上述两种情况中,两位作者都意识到与这些精神创伤相关的共同体“德意志民族”和“欧洲民族”,直到那时更依赖情感而不是思考来维系,意识到任何想要保卫该共同体的人,必须开始致力于使该共同体在其成员的心目中更清晰可辨。两位作者试图给其共同体所代表的理想和价值标准作一定义(费希特的定义方式有不少令人置疑之处,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他们因而通过自己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德意志的“自我意识”和欧洲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对于创建政治制度,对于创建那些能分别将俾斯麦^③统一的德国和欧盟这两个共同体载入史册的政治制度来说并非无足轻重。

① 费希特(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先验唯心论哲学家。——译者注

② 邦达(Julien Benda, 1867—1956),法国小说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③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普鲁士政治家,在他的大力推动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宣告成立,俾斯麦为第一任首相。——译者注

当今亦然,21世纪初的地缘政治危机动摇了一个我们认为对自身生存十分重要却未能足够清楚意识到的现实。欧洲的建设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很少受到置疑,现在却招致怀疑主义,因为人们无法看清楚它的倡导者们是根据什么标准打算把欧洲建设扩展到东方和南方。恐怖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大西洋两岸的迥异回答,其意见分歧最终可能会导致欧洲和美洲的分崩离析。移民潮达到了警戒线,超出这条警戒线的移民文化同化成为问题,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渐显轮廓。所有这些问题都包含了一个明显的现实——“西方”——出于这个原因,努力明确“西方”这个概念成为迫切需要。

什么是“西方”?这一文明或文化——我们在此不试图区分这两个词语——具有比其地缘政治划分更深的一致性吗?它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和制度,这些价值和制度使其成为一个唯一相同的世界,一个仍长久地与中国世界、日本世界、印度世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非洲世界,甚至与邻近的著名世界如东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世界、拉丁美洲或以色列相区分的世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西方国家之间存在一种深刻的关联性,一种有可能说明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政治上结合成这个整体的关联性吗?而且,假如在这个文明世界的某些通用形象的消失或减弱会影响该世界里的整个人类,那么当这些通用形象遭到攻击,我们应该保卫这样一个文明,使其不仅免受军事之类的威胁,也避免由于共同体主义或文化杂交的快速发展而导致解体的风险吗?

本文的目的不是直接回答这些问题——我只会指出若干条作为结论的线索——而是介绍可能性答案的某些重要的历史和哲学线索。

事实上,西方文明首先可以近似定义为法治国家、民主、精神

自由、理性批判、科学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然而,这一切并非“自然而然”产生的。这些价值、这些制度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建设的成果。正巧,由于我曾致力于编著一部自古代直到当代最新时期的卷帙浩繁的《政治思想史》^①,我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对该段历史有所了解。在这段较长时间工作的成果的启发下,我认为,虽然西方文化形态的生成自有其种种复杂性,但仍然可以把它的构成建立在五个最重要的事件上:

1. 古希腊人创立城邦,并创造了法治自由、科学和学校;
2. 古罗马人发明了法律、私有财产、“人格”和人文主义;
3. 《圣经》的伦理学和末世学革命:慈善超越了公正,线性时间的末世学倾向,历史时间;

4. 11世纪到13世纪的“教皇革命”选用希腊科学和罗马法律两大旗帜下的人性理性,使《圣经》伦理学和末世学载入历史,由此实现了“雅典”、“罗马”和“耶路撒冷”的首次真正融合;

5. 由那些应当称为重大民主革命(荷兰、英国、美国、法国,以及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下存在的其他所有西欧国家)而完成的自由民主的提升。由于多党制比任何自然秩序或在科学、政治和经济三方面的任何人为秩序更有效,最后的这一事件赋予了西方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发展力,使现代的诞生成为可能。

第一个事件通常被称为“希腊奇迹”。第三个事件自身被视为一种预言性事件。但是,从某几方面看,这五大事件就是“奇

^① 请参阅菲利普·尼摩(Philippe Nemo):《古代和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迹”，因为它们是解决文化史延续性的方法，是跳跃性演进。其中某些事件也涉及一些非西方文明。但是西方文明本身则是被这五大事件全部而非被除了这五个事件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事件雕琢而成的。

我想在下文概略描述这一形态的生成。不言而喻，我的目的并非是以几十页的篇幅为“西方文明史”作一小结，也不是围绕这五个事件的每一事件提出什么毫无新意的观点，而是突出这些事件的若干抽象特征——可任意辨别和有意简化的抽象特征——以及说明这些特征是如何构建了当代西方人的特有精神。

我并非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可能会引起的众多针对内容和方法的反对意见。最严重的异议是在提出“什么是……”的问题并且似乎想确定一个本质时，我有可能会落入本质主义的圈套，即赋予人类群体一种永恒而不可言传的本性以及一个内因性变化。

这并非我的方法体系。我所试图定义的“西方”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一种由好几个民族接续传承下来的文明。在这种文明的传承历史中包括了一些不同种族的人，他们自愿接受一些不属于其群体原本价值的外来价值。我想到了希腊化的古罗马人、战败后心甘情愿地接受拉丁文化的高卢人（他们中有两代或三代人曾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大批皈依基督教的欧洲异教徒，之后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自己决定将罗马法和古希腊科学收为己用，把那些过去视为自己的往昔，作为自己的规范、想象和身份的根源。因而，这些群体每一次都自觉地以一种追溯过往的方式，接受一种与其生物或种族承继关系不符的精神联系，而且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其领导者和思想家的自由选择。许多人曾经嘲笑法国的殖

民地学校向非洲儿童讲授法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苏瓦松圣器^①、圣女贞德——犹如这些事件是他们的历史一般。难道这真的如此荒谬吗？我们自己，我们欧洲人，如果我们不是宁愿奉苏格拉底和西塞罗^②、摩西和耶稣为我们的先祖而不愿把那些曾经居住在凯尔特和日耳曼大森林里的野人视为祖先的殖民地居民，那么我们又是谁呢？那些在漫长的西方文明史中逐渐构建起来的价值和制度被卡尔·波普尔^③称为“第三世界”——思想、表现、学说和纯文化现实的世界。在当今的世界，所有民族都可以得到这些价值和制度，如果他们认为它们合适的话，因此那并不存在任何独占性。针对本质主义的质疑与本文的主题无关。

不过，我的目的并非引起论战。我将以实证和解析的方式描绘这五大事件中每个事件的主要贡献，并阐释这些贡献是如何完美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了西方的轮廓。^④

① 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创立者克洛维一世(Clovis, 约 466—511)在 486 年击败罗马驻高卢的最后一位统治者的苏瓦松战役后，从苏瓦松附近的一个教堂掠夺走的圣物。——译者注

②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éron, 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古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和最伟大的演说家。——译者注

③ 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 1902—1994)，英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家。——译者注

④ 本书是作者对自己之前撰写的下述文章的进一步发挥：《雅典、罗马、耶路撒冷：欧洲民族性的三个支柱》，载于由菲利普·尼摩主编的《欧盟与美国》，巴黎高等商业学校，1988 年；《西方理性的创造》，载于布罗加尔(B. Brogaard)、史密斯编辑的《理性和非理性》，维也纳，OBV & HTTP，2001 年；《“西方”的形式》，比较认识论研究会的《认识论手册》，蒙特利尔市魁北克大学，2003 年 4 月；《欧盟或“西方联盟”？》，载《社会生活》第 41 期，2003 年第三季刊。关于“西方”一词的一个细节问题。本书中的“西方”指西欧和北美的共有文化。在这方面，该词与我们将在本论著里详细解释的“欧洲文明”与“罗马天主教（而非东正教）”的外延差不多。但是“西方”一词并不总是用于此义。问题在于，既然“太阳升起之地”与“日落处”是在圆形的地球上随着的经度的变化而移动，那么这个词语就并非涉及一个如“欧洲”或“美洲”之类的纯粹地理位置，

什么是西方

(接上页)而是有一个基本上相对而言的意思。因此,本义为日落之地的“西方”与本义表示太阳升起处的“东方”被定义为一对反义词,表示西边方位的“西方”则与由方位词“东面(边)”引申而来的“东方”互为反义词。不过这两对词除了与曾经在历史上作过多次移动的子午线相关之外本身没有什么意义。1. 首先,在十字军东征和马可·波罗东行时期,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与信仰伊斯兰教的东方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或者印度和中国等远东国家相对立。在土耳其人入侵欧洲一直进攻到维也纳的大门口时,这种划分法又重新开始流行。2. 地理大发现尤其是美洲大陆的发现改变了这一拓扑格局。一个“新大陆”和一个“旧大陆”从此相互区分,某些人甚至打算致力于继续深化这种划分。一些美国政治家很快地谈论起“西半球”,意指一个正在构建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美洲大陆,与社会体系僵化、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旧欧洲相对。然而被门罗主义“奉为圣地”的这个新乐园位于欧洲西部,因此在这一阶段(不过这是该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西方”的概念把欧洲摒弃在外(相关主题请参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报告《地球之法》[*Le Nomos de la terre*, 1950],第4章第5小节,法文版,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8—291页)。3. 对地球的这种划分在不久之后出现的一个欧洲思想流派尤其是德国派的言论中得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响应,这一派别同时否认英国的自由主义以及古老欧洲自身蕴涵的一切与前者十分相似的思想。一种历史已经十分悠久的德国理性传统(甚至早于路德)摒弃了罗马,双重含义的罗马,即作为私法以及因而产生的“个体主义”的来源的异教罗马和作为反基督的教皇的教廷所在地的罗马。这个倾向由于(自费希特直到俾斯麦的文化斗争所表现的)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而趋于严重,更不要说彻底摒弃基督教和法治社会的纳粹主义了。感觉自己是处于“西方”之外的局外人(一个几乎不具地理意义的“西方”,因为它将意大利和英国……规划在内),德国人于是被叱令承认自己具有一种纯“日耳曼人”和“北欧民族”的特性。然而这显然是少数人的选择,其信众人数仅仅自1914年开始才有所增加。这一小撮人利用一个历史偶然事件在1933年掌握了德国的政权。他们等于一笔勾掉了两千年的德国文明史并且把德国推离其真正的文明发祥地。1945年,德国人从这种集体狂热中觉醒了,无论是德国总理阿登纳还是德国的主要政党,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召开的著名的巴特戈德斯贝格大会上,都庄重地重申了德国文化的基督教和人文主义根源(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1944],平装本,1986年;法文译本,《奴役之路》[*La route de la servitude*],巴黎,美第西斯出版社,1946年)中所作的见证和精彩分析(尤其是引言和第12章)。4. 西方也是在亲斯拉夫的俄罗斯人中一个争议颇大的概念:所有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地区,即包括波兰在内的整个西欧均属“西方”。这一世界被看作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平凡而非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世界,因此要防止神圣俄罗斯的靈魂无可挽回地被腐蚀(请参阅我们将在后面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应当小心提防西方。5. 冷战时期,人们更愿意用原意为西面的“西方”一词,因为与其相对的世界即由苏联、中国和印度支那构成的共产主义世界位于西欧的

东边,毫无疑问也在美洲的东面了。与这个共产主义世界相对立的是“自由世界”,人们又重新习惯地把西欧和北美统称为“西方”,即资本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阵营。况且这些“西方人”,在所有发生过的热点地理政治危机中,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表现出精诚一致的团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几乎显得像个叛徒,因为他宣扬一种过于讨好东方的东方政策。由此可见两个表示“西方”的词语在这一背景下,既有意识形态的意义,也有文化形态的含义。6. 最后,柏林墙的倒塌导致世界新秩序的产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最终导致了东西方对立的取消或消减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即第三世界主义者和另类全球化主义者倾向于以“南北”划分取代东西方的对立。但是这种“北方”几乎没有什么相同的性质,因为它在等待中国加入其中的同时还将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如果我们相信《文明的冲击》的作者(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观点,现代世界真正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力线将是“文明”的划分,而并非意识形态或者财富的区分。“西方”这个术语因而会重新找回它的所有与地缘政治直接相关的含义。分析它所涵盖的深层文化现实更为刻不容缓。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希腊的奇迹”:城邦,科学 / 1

- 依据让-皮埃尔·维尔南的希腊城邦的构成特征
- 公民平等和法治自由
- 科 学
- 学 校

第二章 古罗马人的贡献:私法,人文主义 / 17

- 在多民族的罗马国家里发明了通用的法律
- 古罗马的私法,西方人文主义的根源
- 拉丁文学和雕塑的人格主义

第三章 《圣经》的伦理学与末世学 / 33

- 《圣经》的伦理观
- 《圣经》末世学
- 救世主降临说,千禧年说,空想主义

什么是西方

第四章 11 世纪到 13 世纪的“教皇革命” / 49

- 教皇革命
- 耶稣再临人间的新条件
- 圣安塞姆的赎罪论与炼狱说
- 永福,人类的事业,中保基督
- 宗教裁判所的大裁判长
- 理性的神圣化:古希腊科学和为《圣经》的伦理观和末世学效
劳的罗马法
- 形式因与物质因:文本传承的问题

第五章 自由民主的来临 / 77

- 精神自由主义
- 民 主
- 经济自由主义
- 自动组织秩序及其反对者

第六章 西方文明的一个普遍方面 / 109

- 自由民主,知识和生产力的划分
- 人口爆炸及其意义
- 法治社会和市场的普遍价值

第七章 致力于一个西方联盟 / 127

- 西方的边界
- 边界扩张,教育问题
- 西方联盟

结 论 / 148

中文版后记 / 155

附 录 自由主义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源流 / 163

- 古希腊城邦的“法治自由”
- 斯多葛主义的天赋权利论
- 罗马法作为科学的法律
- 罗马法作为私有制的根源
- 《圣经》，一场宣告了重大社会变动的道德革命
- “教皇革命”的理性主义，托马斯主义
- 普通法的传统
- 天主教会的民主传统
- “日耳曼人的”自由？
- 结 论

第一章

“希腊的奇迹”:城邦,科学

法治比人治即所有公民中仅仅一位公民的个人统治更好,而且根据这个同样的观点来看,即使这种统治方法比某些人执掌权力更好,我们也仅仅应该把他们视为法律的守护者和法律的臣子。

1. 依据让-皮埃尔·维尔南 的希腊城邦的构成特征

希腊城邦的诞生借力于一次灾难:公元前 1200 年左右,存在于希腊土地上的迈锡尼式的神圣君主集权制的灭亡。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漫长的中世纪,经过这些黑暗世纪的酝酿,最终在公元前 8 世纪中叶前后出现了城邦^①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事实和历史演变的“跃进”。让-皮埃尔·维尔南^②用下列特征形容这个由古希腊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希腊七贤”和他们的同路人)所完成的突变:

1) 君权的危机。城邦的出现导致了迈锡尼文明里所有社会职能集于神圣国王一身的巫师宗教权的解体。国王的职责此后由军法官、法官、执政官、祭司等多位高级官员共同承担。君主制让位于共和制。政治权力成为集体权力,被置于共同体中,成为“所有人的事务”。

2) 公共空间的出现。迈锡尼文明的王权被封闭于王宫的秘密空间,而在新出现的城邦里,执政官的权力是公开的,经考古学证实了用于召开公民会议的政治集会广场的存在,它的出现、文

① 请参阅默斯·芬雷(Moses Finley)所著的《古希腊人》(*Les anciens Grecs*, 1963),巴黎,马斯普罗出版社,1971年;《古希腊早期》(*Les premiers temps de la Grèce*, 1970),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视界”丛书,1990年;《政治的创造》(*L'invention de la politique*),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5年。由于在公元前 1200 年之后文字的消失,所以我们称呼这些没有文字的时代为“黑暗时代”。我们对古希腊这一时期的了解几乎仅限于考古学方面的成果。在荷马史诗时代,文字又重新出现在希腊。

② 让-皮埃尔·维尔南(Jean Pierre Vernant):《古希腊思想的根源》(*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cque*, 1962),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四轮战车”丛书,1992年。请参阅弗朗索瓦·德·波利尼亚克(François de Polignac)的著作《古希腊城邦的诞生》,巴黎,发现出版社,1984年。